

《隋書》榮毗李密二《傳》「書語」一詞試釋  
兼論修史刪繁就簡之難

胡詠超

嶺南學院中文系

《隋書》卷六六《榮毗傳》及卷七零《李密傳》均載有「書語」一詞曰：

毗兄建緒，性甚亮直，兼有學業。仕周爲載師下大夫、儀同三司。及平齊之始，留鎮鄴城。……建緒與高祖有舊，及爲丞相，加位開府，拜息州刺史。將之官，時高祖陰有禪代之計，因謂建緒曰：「且躊躇，當共取富貴。」建緒自以周之大夫，因義形於色曰：「明公此旨，非僕所聞。」高祖不悅。建緒遂行。開皇初來朝，上謂之曰：「卿亦悔不？」建緒稽首曰：「臣位非徐廣，情類楊彪。」上笑曰：「朕雖不解書語，亦知卿此言不遜也。」（《榮毗傳附兄建緒傳》）

[李]密與[宇文]化及隔水而語，密數之曰：「卿本匈奴卑隸破野頭耳，父兄子弟並受隋室厚恩，富貴累世，至妻公主，光榮隆顯，舉朝莫二。荷國士之遇者，當須國士報之，豈容主上失德，不能死諫，反因衆叛，躬行殺虐，誅及子孫，傍立支庶，擅自尊崇，欲規篡奪，污辱妃后，枉害無辜？不追諸葛瞻之忠誠，乃爲霍禹之惡逆。天地所不容，人神所莫祐，擁逼良善，將欲何之！今若速來歸我，尚可全後嗣。」化及默然，俯視良久，乃瞋目大言曰：「共你論相殺事，何須作書語邪？」密謂從者曰：「化及庸懦如此，忽欲圖爲帝王，斯乃趙高、聖公之流，吾當折杖驅之耳。」（《李密傳》）

論者每誤以「書語」爲「書面語」之省稱，如周祖謨先生在其《從「文學語言」的概念論漢語的雅言、文言、古文等問題》一文中曰：

無論是漢代的文章或者是唐代以後的文章都是古代的書面語言，書面語言古人有一個名字，稱爲「書語」。《隋書》《李密傳》說：「密與(宇文)化及隔水而語，密數之，化及默然，俯視良久，乃瞋目大言曰：共爾論相殺事，何須作書語耶？」「書語」就是書面上的語言。（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研室編《文學語言問題討論集》，《語文集編》第三十一輯）

此蓋承章太炎先生之失而誤。章先生在其《白話與文言之關係》一文稱：

隋末士人，尚能出口成章，當時謂之書語。文帝受周之禪，與舊友榮建緒商共享富貴，榮不可，去之。後入朝，帝問：「悔否？」榮曰：「臣位非徐廣，情類楊彪」，文帝曰：「我雖不解書語，亦知卿此言為不遜。」（見《隋書·榮毗傳》）文帝不讀書，故云「不解書語。」李密與宇文化及戰時，其對化及之辭，頗似一篇檄文，化及聞而默然。良久，乃曰：「共爾作相殺事，何須作書語耶？」（見《隋書·李密傳》）可見士人口語，即為文章，隋唐尚然，其後乃漸變耳。（見曹聚仁述章太炎先生講之《國學概論·附錄一》，原文於民國二十四年[1935]5月27日在《大公報》發表。）

章氏原文指陳「今人思以白話易文言，陳義未嘗不新，然白話究能離去文言否？此疑問也！」又謂「白話中藏古語甚多，如小學不通，白話如何能好？」此皆至精至卓之論，非淺人所能解。然謂「士人口語，即為文章，隋唐尚然，其後乃漸變耳」，則非事實。蓋口語自口語，文章自文章，二者殊致，不可強同。至謂文帝不讀書，故云「不解書語」，實有曲解與斷章取義之嫌。蓋《隋書·榮毗傳》所載文帝謂「朕雖不解書語，亦知卿此言不遜也」，所謂「書語」，實指書傳雅語而言，非謂書面語言也。李延壽《北史·李弼傳》載李密與宇文化及隔水相語事，即將《隋書·李密傳》所稱之「書語」作「書傳雅語」。延壽嘗參與修撰《隋書》十《志》，足徵隋唐之時，二語原無分別。而文帝所稱之「此言」，乃指「位非徐廣，情類楊彪」二語而說，亦即所謂「書語」也。徐廣之行誼，載於《宋書》卷五五《徐廣傳》；<sup>1</sup>楊彪之行誼，載於《後漢書》卷八四《楊震傳》。<sup>2</sup>前者眷戀故主，不滿劉裕篡晉，乞歸終桑梓；後者抗衡董卓，盡節衛主。榮建緒學以明志，且以刺文帝。苟未嘗閱讀其傳，當不解「位非徐廣，情類楊彪」二語之旨。文帝未嘗讀之，故云「不解書語」。

文帝少時嘗入太學受業，周太祖稱其風骨不似代間人，則其非徒識弓馬者可知。雖史稱其「素無學術」，「又不悅《詩》、《書》。」（《隋書·高祖紀》語）然不悅《詩》、《書》，不等於不讀書，此不可不辨。太炎先生謂其不讀書故不解書語，過矣。據史傳所示，文帝非不讀書者。《隋書》卷四二《李德林傳》載：

- 1 《宋書》卷五五《徐廣傳》云：「初，桓玄篡位，安帝出宮，廣陪列悲慟，哀動左右。及高祖受禪，恭帝遜位，廣又哀感，涕泗交流。謝晦見之，謂之曰：『徐公將無小過？』廣收淚答曰：『身與君不同。君佐命興王，逢千載嘉運；身世荷晉德，實眷戀故主。』因更歔歔。永初元年，詔曰：『秘書監徐廣，學優行謹，歷位恭肅，可中散大夫。』廣上表曰：『臣年時衰老，朝敬永闕，端居都邑，徒增替怠。臣墳墓在晉陵，臣又生長京口，戀舊懷遠，每感暮心。息道玄謬荷朝恩，忝宰此邑，乞相隨之官，歸終桑梓，微志獲申，殞沒無恨。』許之。」
- 2 《後漢書》卷五四《楊震傳》云：「彪字文先，少傳家學。……關東兵起，董卓懼，欲遷都以達其難。乃大會公卿，……百官無敢言者。彪曰：『移都改制，天下大事，故盤庚五遷，殷民胥怨。……無故捐宗廟，棄園陵，恐百姓驚動，必有糜沸之亂。』……及李傕、郭汜之亂，彪盡節衛主，崎嶇危難之間，幾不免於害。」

[開皇]五年，勅令撰錄作相時文翰，勒成五卷，謂之《霸朝雜集》。……高祖省讀訖，明且謂德林曰：「自古帝王之興，必有異人輔佐。我昨讀《霸朝集》，方知感應之理。昨宵恨夜長，不能早見公面，必令公貴與國始終。」

同書卷六九《王劭傳》又載：

高祖受禪，授[王劭]著作郎。以母憂去職，在家著《齊書》。時制禁私撰史，為內史侍郎李元操所奏。上怒，遣使收其書，覽而悅之。於是起為員外散騎侍郎，修起居注。

又《資治通鑑》卷一七九《隋紀三》「開皇二十年」載：

朕近覽《齊書》，（是時李百藥所撰《齊書》未出，帝所覽者，蓋崔子發《齊紀》也。）見高歡縱其兒子，不勝忿憤，安可效尤邪！

抑文帝於書不惟讀也，而又知其優劣焉。《隋書》卷五八《魏澹傳》曰：

高祖以魏收所撰書，褒貶失實，平繪為《中興書》，事不倫序，詔澹別成《魏史》。……澹所著《魏書》，甚簡要，大矯收、繪之失。上覽而善之。

又同書卷五四《崔彭傳》曰：

上[高祖]每謂彭曰：「卿當上日，我寢處自安。……卿弓馬固以絕人，頗知學不？」彭曰：「臣少愛《周禮》、《尚書》，每於休沐之暇，不敢廢也。」上曰：「試為我言之。」彭因說君臣戒慎之義，上稱善。觀者以為知言。

再者，復就其接納竇榮定拒居三公之位一事觀之，文帝實未嘗不解典故者也。《隋書》卷三九《竇榮定傳》稱：

竇榮定……其妻則高祖姊安成長公主也。……高祖受禪，來朝京師。……上欲以為三公，榮定上書曰：「臣每觀西朝衛[青]、霍[光]，東都梁[冀]、鄧[統]，幸託葭莩，位極台鉉，寵積驕盈，必致傾覆。向使前賢少自貶損，遠避權勢，推而不居，則天命可保，何覆宗之有！臣每覽前修，實為畏懼。」上於是乃止。

文帝又會詩旨。同書卷五二《賀若弼傳》曰：

開皇十九年，上幸仁壽宮，讌王公，詔弼為五言詩，詞意憤怨，帝覽而容之。

並解詼諧雜說，非樵魯不文者流。同書卷五八《陸爽傳》稱：

侯白……好學有捷才，性滑稽，尤辯俊。……好為詼諧雜說，人多愛狎之，所在之處，觀者如市。楊素甚狎之。素嘗與牛弘退朝，白謂素曰：「日之夕矣。」素大笑

曰：「以我爲牛羊下來邪？」高祖聞其名，召與語，甚悅之，令於秘書修國史。

而于宣敏與柳昂上表疏，辭甚古雅，文帝省而嘉之。<sup>3</sup>許善心奏《神雀頌》，意極深遠，文帝覽而激賞。<sup>4</sup>其餘鄭譯、蘇威、李穆、盧賁、韋世康諸《傳》所載其與朝臣相語之辭，皆

3 《隋書》卷三九《于義傳》云：「宣敏……奉使撫慰巴、蜀。及還，上疏曰：『臣聞開盤石之宗，漢室於是惟永，建維城之固，周祚所以靈長。昔秦皇置牧守而罷諸侯，魏后暱諂邪而疎骨肉，遂使宗社移於他族，神器傳於異姓。此事之明，甚於觀火。然山川設險，非親勿居。且蜀土沃饒，人物殷阜，西通邛、樊，南屬荆、巫。周德之衰，茲土遂成戎首，炎政失御，此物便爲禍先。是以明者防於無形，治者制其未亂，方可慶隆萬世，年逾七百。伏惟陛下日角龍顏，膺樂推之運，參天貳地，居揖讓之期。億兆宅心，百神受職，理須樹建藩屏，封植子孫，繼周、漢之宏圖，改秦、魏之覆軌，抑近習之權勢，崇公族之本枝。但三蜀、三齊，古稱天險，分王戚屬，今正其時。若使利建合宜，封樹得所，巨猾息其非望，姦臣杜其邪謀。盛業洪基，同天地之長久，英聲茂實，齊日月之照臨。臣雖學謝多聞，然情深體國，輒申管見，戰灼惟深。』帝省表嘉之，謂高穎曰：『于氏世有人焉。』竟納其言，遣蜀王秀鎮於蜀。」

同書卷四七《柳機傳》：「高祖受禪，……昂見天下無事，可以勸學行禮，因上表曰：『臣聞帝王受命，建學制禮，故能移既往之風，成惟新之俗。自魏道將謝，分割九區，關右、山東，久爲戰國，各逞權詐，俱殉干戈。……晚世因循，遂成希慕，俗化澆敝，流宕忘反。自非天然上哲，挺生於時，則儒雅之道，經禮之制，衣冠民庶，莫肯用心。世事所以未清，軌物由茲而壞。伏惟陛下稟靈上帝，受命昊天，合三陽之期，膺千祀之運。……端坐廊廟，蕩滌萬方，俯順幽明，君臨四海。擇萬古之典，無善不爲，改百王之弊，無惡不盡。至若因情緣義，爲其節文，故以三百三千，事高前代。然下土黎獻，尚未盡行。臣謬蒙獎策，從政蕃郡，人庶軌儀，實見多闕，儒風以墜，禮教猶微，是知百姓之心，未能頓變。仰惟深思遠慮，情念下民，漸被以儉，使至於道。臣恐業淹事緩，動延年世。若行禮勸學，道教相催，必當靡然向風，不遠而就。家知禮節，人識義方，比屋可封，輒謂非遠。』上覽而善之。」

4 《隋書》卷五八《許善心傳》：「[開皇]十六年，有神雀降於含章閣，高祖召百官賜讌，告以此瑞。善心於座請紙筆，製《神雀頌》，其詞曰：『臣聞觀象則天，乾元合其德，觀法審地，域大表其尊。兩施雲行，四時所以生殺，川流岳立，萬物於是裁成。出震乘離之君，紀鳴司鳳之后，玉錘玉斗而降，金版金縢以傳。並陶冶性靈，含煦動植，眇玄珠於赤水，寂明鏡乎虛堂。莫不景福氤氳，嘉祝叢集，馳聲南、董，越響雲、韶。粵我皇帝之君臨，闢大方，抗太極，負鳳邸，據龍圖。不言行焉，攝提建指；不肅清焉，喉鈴啟閉。括地復夏，截海剪商，就望體其尊，登咸昌其會。縣區浹宇，遐至邇安；騰實飛聲，直暢傍施。無體之禮，威儀布政之宮；無聲之樂，綴兆總章之觀。上庠養老，躬問百年；下土字民，心爲百姓。月樓日浴，熱坂寒門，吹鱗沒羽之荒，赤蛇青馬之裔，解辦請吏，削衽承風。豈止呼韓北場，頰勒狼居之岫，熄慎南境，近表不耐之城。故使天弗愛道，地寧吝寶，川岳展異，幽明效靈。狎素游頰，團膏漱醴，半景青赤，攀歷虧盈。足足懷仁，般般擾義，祥祐之來若此，升隆之化如彼。而登封盛典，云亭佇白檢之儀；致治成功，柴燎靡玄珪之告。雖奉常定禮，武騎草文，天子抑而未行，推而不有。允恭克讓，其在斯乎？七十二君，信蔑如也！故神禽顯貴，玄應特昭，白爵主鐵豸之奇，赤爵銜丹書之貴。班固《神爵》之頌，履武戴文，曹植《嘉爵》之篇，棲庭集牖。……臣面奉綸綍，垂示休祥，預承嘉宴，不勝藻躍。李虔僻處西土，陸機少長東隅，微臣慚於往賢，逢時盛乎異代。敢竭庸瑣，敢獻頌云。太素式肇，大德資生，功玄不器，道要無名。質文鼎革，沿習因成，祥圖瑞史，赫赫明明。天保大定，於鑠我君，武義邁武，文教惟文。……永緝韋素，方流管絃。頌歌不足，蹈舞無宣，臣拜稽首，億萬斯年。』頌成，奏之，高祖甚悅，曰：『我見神雀，共皇后觀之。今旦召公等入，適述此事，善心於座始知，即能成頌。文不加點，筆不停豪，常聞此言，今見其事。』因賜物二百段。」



語語雅馴，有典有則。<sup>5</sup>賀婁子幹與宇文述等破賊懷州，文帝手書美之。<sup>6</sup>又「每曰：『薛道衡作文書稱我意。』然誠之以迂誕。」（見《隋書》卷五七《薛道衡傳》）此皆文帝深通文墨之證，孰謂其不讀書故不解書語哉！

周祖謨先生似知文帝不解書面語之無稽，故避而不提，但舉《隋書·李密傳》以為證。按此亦有辯。宇文化及雖為代郡人，世為將軍。然賦性不循法度，有「輕薄公子」之號，史稱其於「煬帝為太子時，常領千牛，出入臥內。……太子嬖昵之，……處公卿間，言辭不遜，多所陵轢。」（見《隋書》卷八五《宇文化及傳》）煬帝自負才學，善屬文，化及既能得其嬖昵，則其人之應對便給，善解人意，可想而知。安有李密數之而不知所云者乎？是知化及所云「共你論相殺事，何須作書語邪？」意即謂你我之事，武力解決可也，何用多言？所謂「書語」（《北史》作「書傳雅語」）蓋指李密數其「不追諸葛瞻之忠誠，乃為霍禹之惡逆」二語而言。<sup>7</sup>絕非鄙言俚語之對文。太炎先生失察，以為李密對化及之辭，頗似一篇檄文，可見

5 《隋書》卷三八《鄭譯傳》：「高祖為宣帝所忌，情不自安，嘗在永巷私於譯曰：『久願出藩，公所悉也。敢布心腹，少留意焉。』譯曰：『以公德望，天下歸心，欲求多福，豈敢忘也。謹即言之。』……及上受禪，以上柱國公歸第。……復爵沛國公，位上柱國。上顧謂侍臣曰：『鄭譯與朕同生共死，間關危難，興言念此，何日忘之！』譯因奉觴上壽。上令內史令李德林立作詔書，高頴戲謂譯曰：『筆乾。』譯答曰：『出為方岳，杖策言歸，不得一錢，何以潤筆。』上大笑。未幾，詔譯參議樂事。……在職歲餘，復奉詔定樂於太常。……上勞譯曰：『律令則公定之，音樂則公正之。禮樂律令，公居其三，良足美也。』」

同書卷四一《蘇威傳》云：「梁毗……抗表劾威。上曰：『蘇威朝夕孜孜，志存遠大，舉賢有關，何遽迫之？』顧謂威曰：『用之則行，捨之則藏，惟我與爾有是夫！』因謂朝臣曰：『蘇威不植我，無以措其言；我不得蘇威，何以行其道？楊素才辯無雙，至若斟酌古今，助我宣化，非威之匹也。蘇威若逢亂世，南山四皓，豈易屈哉！』」

同書卷三七《李穆傳》云：「穆遠令渾入京，奉鬻斗於高祖曰：『願執威柄，以慰安天下也。』高祖大悅。」

同書卷三八《盧賁傳》云：「賁恒典宿衛，後承間進說曰：『周歷已盡，天人之望實歸明公，願早應天順民也。天與不取，反受其咎。』高祖甚然之。」

同書卷四七《韋世康傳》云：「尉迥之作亂也，高祖憂之，謂世康曰：『汾、絳舊是周、齊分界，因此亂階，恐生搖動。今以委公，善為吾守。』……[開皇]十三年，入朝，後拜吏部尚書。……因侍宴，世康再拜陳讓曰：『臣無尺寸之功，位亞台鉉。今犬馬齒我，不益明時，恐先朝露，無以塞責。願乞骸骨，退避賢能。』上曰：『朕夙夜庶幾，求賢若渴，冀與公共治天下，以致太平。今之所請，深乖本望，縱令筋骨衰謝，猶屈公卧治一隅。』於是出拜荊州總管。」

6 《隋書》卷五三《賀婁子幹傳》云：「賊圍懷州，子幹與宇文述等擊破之。高祖大悅，手書曰：『逆賊尉迥，敢遣蟻眾，作寇懷州。公受命誅討，應機蕩滌，聞以嗟贊，不易可言。丈夫富貴之秋，正在今日，善建功名，以副朝望也。』」

7 諸葛瞻之忠誠，載於《三國志·蜀書》卷五《諸葛亮傳附諸葛瞻傳》：「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，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。瞻督諸軍至涪停住，前鋒破，退還，住綿竹。艾遣書誘瞻曰：『若降者必表為琅邪王。』瞻怒，斬艾使。遂戰，大敗，臨陳死，時年三十七。」

霍禹之惡逆，載於《漢書》卷六八《霍光傳附霍禹傳》：「禹既嗣為博陸侯，……廣治第室，作乘輿蓋，加畫繡網馮，黃金塗，韋絮薦輪，侍婢以五采絲帨[太夫人]顯，遊戲第中。……使蒼頭奴上朝謁，莫敢譴者。……於是始有邪謀。……會事發覺，雲、山、朋友自殺，顯、禹、廣漢等捕得。禹要斬，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。」

士人口語，即為文章，隋唐尚然。周祖謨先生因仍其誤，遂謂「『書語』就是書面上的語言。」試思與人相語，揆諸常情，焉有出口成章之理乎？李密才兼文武，識度非凡，奚致如彭書袋者流之迂腐哉！<sup>8</sup>

或曰：今讀《隋書》李密數化及一事，誠如太炎先生所云頗似一篇檄文者，則又何說乎？曰：此實無他故，乃出於史家之潤色耳。李德林《霸朝雜集序》有言：「檄書露板，及以諸文，有臣所作之，有臣潤色之。」（《隋書》卷四二《李德林傳》）一切史筆之載言，當作如是觀。前乎德林者固如是，後乎德林者亦莫不如是。昔劉子玄譏評自漢以下為史者之失云：「後來作者，通無遠識，記其當世口語，罕能從實而書，方復追效昔人，示其稽古。……用使周、秦言辭，見於魏、晉之代，楚、漢應對，行乎宋、齊之日。而偽修混沌，失彼天然，今古以之不純，真偽由其相亂。……而彥鸞[崔鴻]修偽國諸史，收[魏收]、弘[牛弘]撰《魏》、《周》二書，必諱彼夷音，變成華語，等楊由之聽雀，如介葛之聞牛，斯亦可矣。而於其間，則有妄益文彩，虛加風物，援引《詩》、《書》，憲章《史》、《漢》。遂使沮渠[北涼]、乞伏[西秦]，儒雅比於元封；拓跋[元魏]、宇文[北周]，德音同於正始。華而失實，過莫大焉！」（《史通·言語第二十》）誠有謂也。苟如太炎先生所云，則隋文帝與朝臣相語之言（具見上文注5），辭氣雅馴，有典有則，實不在李密之下，而遠出榮建緒之上。是豈真文帝君臣出口成章哉？其亦史家潤色之功耳。

夷考《隋書》所稱之「書語」，或《北史》所作之「書傳雅語」，於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中，實居崇高獨特之位。孔穎達《尚書序疏》稱：「聖賢闡教，事顯於言。言愜羣心，書而示法。既書有法，因號曰『書』。……故百氏六經，摠曰『書』也。」此「書」之通義也。又其《尚書正義·序》曰：「書者人君辭誥之典，右史記言之策。古之正者，事摠萬機，發號出令，義非一揆。或設教以馭下，或展禮以事上，或宣威以肅震曜，或敷和而散風雨。得之則百度惟貞，失之則千里斯謬。樞機之發，榮辱之生，絲綸之動，不可不慎。所以辭不苟出，君舉必書。欲其昭法誠，慎言行也。」此「書」之專義也。

8 馬令《南唐書》卷二五《談諧傳附彭利用傳》：「利用性朴鄙，頗拘古禮，雖燕居，常拱手正坐，對家人稚子，下逮奴隸，言必據書史，斷章破句，以代常談，俗謂之掉書袋，因自為彭書袋。每出遠塗，雖冒雨雪，不徹冠幘。或喻之曰：『跋涉勞頓，當從簡易。』利用對曰：『有禮則安，無禮則危，焉可悖之，以為先聖之罪人哉！』或問其高姓。對曰：『隴西之遺苗，昌邑之餘胄。』又問其居處。對曰：『生自廣陵，長僑螺渚。』其僕嘗有過，利用責之曰：『始予以為紀綱之僕，人百其身，賴爾同心同德，左之右之。今乃中道而廢，侮慢自賢，故勞心勞力，日不暇給。若而今而後，過而勿改，予當循公滅私，撻諸市朝，任汝自西自東，以遨以遊而已。』時江南士人，每於宴語，必道此以為戲笑。……會鄰家火災，利用往救，徐望之曰：『煌煌然，赫赫然，不可嚮邇！自鑽燧而降，未有若斯之盛，其可撲滅乎！』又嘗與同志遠遊，迨至一舍，俄不告而返。詰旦復至。或問之故。利用曰：『忽思朱亥之核，猶倚陳平之戶，切恐數鈞之重，轉傷六尺之孤。』其言可哂者類如此。」

要之，「書」之爲用，其紀事載言，皆所以善善而惡惡，賢賢而賤不肖。誠如仲達所言「言愜羣心，書而示法。」抑漢人戴德《大戴禮記·武王踐阼》曰：「武王踐阼，三日，召士大夫而問焉，曰：『惡有藏之約，行之行，萬世可以爲子孫常者乎？』」諸大夫對曰：『未得聞也。』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，曰：『黃帝、顓頊之道存乎？意亦忽不可得見與？』師尚父曰：『在丹書。』……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，曰：『敬勝怠者吉，怠勝敬者滅；義勝欲者從，欲勝義者凶。凡事不強則枉，弗敬則不正。枉者滅廢，敬者萬世。藏之約，行之行，可以爲子孫常者，此言之謂也。』此實「書語」或「書傳雅語」本義之最佳說明也。

孔穎達與魏徵奉敕修撰《隋書》，又與顏師古諸儒撰定《五經正義》，是《隋書》所稱之「書語」，又豈無「昭法誠，慎言行」之微旨存哉！細味《隋書》文帝「朕雖不解書語，亦知卿此言不遜也」一語，以及宇文文化及之避談「書語」一事，其所顯露「昭法誠，慎言行」之意，不亦彰彰明甚乎！

至於李延壽《北史》之作「書傳雅語」，義無二致。「雅語」猶「雅言」也。諸葛武侯《出師表》有云「咨諏善道，察納雅言。」雅言與善道對言，義蓋相當。簡朝亮《論語集注補正述疏·述而篇》「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」條下曰：「《詩序》云：『雅者，正也，言王政所由廢興也。』《禮·王制》云：『樂正崇四術，立四教，順先王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以造士。』今孔子雅言，斯教術之言也。」按：「書語」之誤爲「書面語」，猶可說也。而「書傳雅語」，則當無解作「書面語」之理。後漢杜篤，可謂深會「書語」之旨，其《書摠賦》云：「惟書摠而麗容，象君子之淑德。載方矩而履規，加文藻之脩飾。能屈伸以和禮，體清淨而坐立。承尊者之至意，惟高下而消息。雖轉旋而屈撓，時傾斜而反側。抱六藝而卷舒，敷五經之典式。」（《藝文類聚·雜文·經典》）而《文心雕龍·書記第二十五》亦曰：「大舜云：『書用識哉！』所以記時事也。蓋聖賢言辭，總爲之書。」又曰：「夫書記廣大，衣被事體。……雖藝文之末品，而政事之先務也。」舍人所論，雖爲書記之體，而所涉「書語」一詞之奧蘊，可思過半矣。

綜上所言，所謂「書語」，或「書傳雅語」，從一貫之學術傳統言之，皆指教術之言，所以明乎得失之迹，存王道之正，善善惡惡，賢賢賤不肖，而垂勸戒於天下萬世者也。其不能以泛泛之「書面語」釋之也亦審矣。

復次，李密共宇文文化及隔水相語一節，諸史所載，不盡相同，其間得失優劣，有可言者。如司馬溫公譽爲「近世佳史，無煩冗蕪穢之辭」（《貽劉道原書》語）之李延壽《北史》，其卷六十《李弼傳》載曰：

密共化及隔水語，密數之曰：「卿本匈奴皁隸破野頭耳；父與兄弟皆沒受隋恩，豈容躬行殺虐？今若速來歸義，〔《隋書》作「我」，「義」字爲長。〕尚可全後嗣。」化及默然，俯仰良久，乃瞋目大言曰：「共你論相殺事，何須作書傳雅語！」密謂從者曰：「化及庸懦如此，忽欲圖帝王，吾當折杖驅之。」

傳中竟略去《隋書》所載之「不追諸葛瞻之忠誠，乃為霍禹之惡逆」二語。諸葛瞻之忠誠美節，載於陳壽《三國志·蜀書》卷五《諸葛亮傳附諸葛瞻傳》（見上文注7）；霍禹之惡逆劣行，載於班固《漢書》卷六七《霍光傳附霍禹傳》（見上文注7）。故《隋書》得云「書語」。今《北史》略而弗載，安得云「書傳雅語」耶？往者趙甌北嘗取諸史與《北史》核對而譽之曰：「大概較原書事多而文省，洵稱良史。」（《陔餘叢考》八）今就其略去二語而觀之，則佳史云乎哉？良史云乎哉？

而趙瑩、劉煦等之《舊唐書》卷五三《李密傳》更不載其共宇文化及隔水而語之事。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嘗稱《舊唐書》「列傳敘述詳明，瞻而不穢，頗能存班、范之舊法。」揆諸班《書》多載有用之文之旨，似未必然也。蓋李密與化及隔水相語之事，善善而惡惡，賢賢而賤不肖，治亂興衰之所由，政教得失之所繫，何可忽耶？

歐陽文忠、宋子京等重修之《唐書》，號稱「其事則增於前，其文則省於舊。」（曾公亮《進新唐書表》語）其卷八四《李密傳》載云：

密與隔水陣，遙謂化及曰：「公家本戎隸破野頭爾，父子兄弟受隋恩，至妻公主。上有失德不能諫，又虐弑之，冒天下之惡，今安往？能即降，尚全後嗣。」化及默然良久，乃瞋目為鄙語辱密。密顧左右曰：「此庸人，圖為帝，吾當折箠驅之。」

此雖載李密共宇文化及隔水相語之事，較《舊唐書》之不載為得。然亦由於不解《隋書》所載「書語」一詞之旨，不惟因仍《北史》略去「不追諸葛瞻之忠誠，乃為霍禹之惡逆」二語之陋，並《北史》「共你論相殺事，何須作書傳雅語」之句亦不存，逕作「乃瞋目為鄙語辱密」。今按《隋書》及《北史》，並無鄙語辱密之事，不知《新唐書》何所據而云然。依理化及果為鄙語辱密，則密固當不僅以「庸懦」回斥之。則所謂「鄙語辱密」云云，乃宋子京輩以意為之者居多，此文人修史之通病，子玄所謂「後來作者，通無遠識，記其當世口語，罕能從實而書」是也。獨司馬溫公之《資治通鑑》，融會衆家，冶於一爐，剝膚存液，取精用宏，洵冠絕古今之作也。其卷一八五《唐紀一》「高祖武德元年」載曰：

密與化及隔水而語，密數之曰：「卿本匈奴卑隸破野頭耳；父兄子弟，並受隋恩，富貴累世，舉朝莫二。主上失德，不能死諫，反行弑逆，欲規篡奪。不追諸葛瞻之忠誠，乃為霍禹之惡逆，天地所不容，將欲何之！若速來歸我，尚可得全後嗣。」化及默然，俯視良久，瞋目大言曰：「與爾論相殺事，何須作書語邪！」密謂從者曰：「化及庸愚如此，忽欲圖為帝王，吾當折杖驅之耳！」

今取《隋書·李密傳》與之核對，《隋書》凡三十九句二百零五字，此則二十六句一百三十八字，其刪繁就簡，幾去其半。而於「不追諸葛瞻之忠誠，乃為霍禹之惡逆」二語，則一字不遺，悉數保留。誠如其進書表所稱「刪削冗長，舉撮機要，專取關國家盛衰，繫生民休戚，善可為法，惡可為戒」也。而其易《隋書》李密斥化及「庸懦」為「庸愚」，尤見其筆削



潤色之功。以視《舊唐書》之不載其事，《北史》之載焉而略去「不追諸葛瞻之忠誠，乃為霍禹之惡逆」二語，以及《新唐書》之並「書語」一詞而妄易之，其優劣固不可同日而語也。

1989年3月9日初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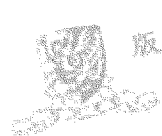
1991年7月15日重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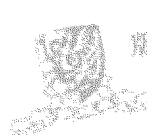
# On the Expression *Shu yü* in the *Sui shu* and the Difficulty of Conciseness in Historical Works

(A Summary)

Wu Wing Chiu

The expression *shu yü* appears twice in Chang-sun Wu-chi's *Sui-shu*, one in the "Biography of Jung P'i", the other in the "Biography of Li Mi". Readers usually take it to mean *shu-mien yü-yen* (language used in written texts). In his *Chiu Tang-shu* Liu Hsü of the Later Chin dynasty paid no attention to the actual meaning of *shu yü*. Ou-yang Hsiu, compiler of the *Hsin Tang-shu*, did not do so either. In recent times Chang T'ai-yen took it to mean *ch'u-k'ou ch'eng-chang* (impromptu sayings) while Chou Tsu-mo took it to mean *shu-mien yü-yen*. Interpreted in this way, the two instances of the use of the expression *shu yü* in the *Sui shu* would imply that Emperor Wen of the Sui dynasty was an ignoramus and Li Mi a pedant. In fact, the expression *shu yü* should be taken to mean praising the good and condemning the evil.

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 
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 
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